

碧海丹心黎玉璽

● 王成聖

出身電雷蔣公嫡系

黎玉璽（一九一四—二〇〇三），海軍一級上將，曾任艦隊司令、海軍副總司令兼艦隊指揮官兼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海軍總司令、副參謀總長、參謀總長、總統府參軍長、駐土耳其其大使、中華體協理事長等職。

黎玉璽，字薪傳，四川達縣人，出身世代書香門第，一九一四年五月廿八日生於達縣故里，於家鄉讀完中小學後，一九三三年考進軍政部電雷海軍學校，該校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一手創建，自兼首任校長，教育長歐陽格中將。該校的最大特色既是海軍學校，也是戰鬥部隊，下轄一個魚雷快艇大隊，也有一批練習訓練艦，為一支獨立的直屬中央的小

型艦隊。蔣中正成立該校，旨在用以平衡馬尾海校的閩系海軍。當時海軍由閩系全面把持，海軍部直屬軍政部。電雷海軍學校雖自稱為「海軍的黃埔軍校」，但出身電雷學校的海軍軍官，一直受閩系馬尾派的排擠，很吃不開。蔣中正雖對他們特別照顧，但能做的有限。黎玉璽是電雷學校一期的畢業生，算是老蔣總統的嫡系門生。後來歐陽格升為校長，黎玉璽改敘為海軍官校二十三年班的正式學歷。

自電雷海校畢業後，黎玉璽被派至伏龍輪任見習官，於鎮海及長江口一帶練習駕駛，一九三六年八月奉派德國受訓研習魚雷快艇戰術。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抗戰前夕隨同我國在德購買的魚雷快艇返國，初任艇長。日軍船艦溯長江內犯，黎玉璽率快艇於長江中下游，藉縱橫的小型水

道及密佈的蘆葦作掩護，以游擊方式襲擊日寇運兵船及巡邏艇，屢建奇功。一九三八年六月，電雷海校奉命併入青島海校，所屬十二艘魚雷快艇及裝備，交給新成立的海軍總司令部，黎玉璽仍任艇長，率艇在長江水道內阻擊日軍，積功升任江陰江防司令部上尉艇長。一九四四年，中美聯合對日作戰，國民政府選拔海軍軍官赴美受訓，黎玉璽膺選，進入美國邁阿密海軍訓練團，接受為期一年半之訓練。

在美受訓結業後，黎玉璽參與接收美援的八艦，任太康艦副長，於一九四六年回國，升任永泰軍艦艦長，參加剿共作戰，巡弋渤海、黃海一帶，在葫蘆島、營口等地支援陸軍登陸，開赴東北作戰。一九四七年三月，陸軍將領桂永清接任海軍總司令，外行領導內行，頗受馬尾派海軍軍

官的消極抵制。黎玉璽是蔣公嫡系，全力支持桂永清，漸受重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升任太康艦上校艦長。不久，大陸剿共局勢逆轉，黎玉璽所率的太康艦擔任了一次扭轉乾坤的任務，搭載因剿共失利而宣佈下野的老蔣總統，巡視浙閩沿海，奠下台澎金馬固若金湯的契機。

掌太康艦搭載領袖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乘徐蚌會戰大勝的餘威，揮軍橫越長江，指向江南。長江要衝的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及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被中共以黃金收買，叛變投共，岸炮掉轉炮口指向國軍，封死了長江出海口，當時停泊在南京燕子磯海軍艦隊的十六艘軍艦，被困在江上，無法出海，經永嘉艦艦長陳慶堃暗中聯絡各艦，決定趁夜幕低垂時，由水道衝出突圍。四月二十一日黃昏後，在陳慶堃任艦長的永嘉艦帶頭之下，快俾順長江而出，經過江陰時，意外的未遭岸炮襲擊，直到第二日突圍艦隊駛近瓜洲時，才遭中共兩岸炮火襲擊，艦隊亦發炮還擊，有三艦（永績、威海、興安）被炮火擊中，起火沉沒，其餘十三艦於四月二十三日晨衝破封鎖線，抵達

上海。這是史上有名的長江突圍戰，為海軍最榮耀的一頁。陳慶堃因而是海軍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第一人。

黎玉璽雖未參加長江突圍戰，但身為太康艦上校艦長，他對第二艦隊勇敢的壯舉，也覺得光榮無比。這時，由黎玉璽任艦長的太康艦正停泊在寧波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他被總統府侍衛長俞濟時由碼頭召赴溪口，晉見老蔣總統，面報太康艦艦況及沿海狀況，最後獲得的命令，是等候蔣公登艦。

次日下午又由蔣經國召見他，垂詢艦上情形，令他駛往象山港，於四月廿五日下午後迎接蔣公登艦。他問蔣經國蔣公要往何處？蔣經國也不能確定，答稱廈門或基隆。到了下午五時，老蔣總統偕俞濟時登艦，但當時剿共新敗，江南岌岌可危，國軍僅保有上海彈丸之地，而且人心浮動，叛變投共事件，時有所聞。座艦艦長黎玉璽不愧為老總統蔣公的學生，忠心耿耿，為防不測（擔心官兵不穩），他腰佩手槍，親自守在老總統艙房附近，護衛領袖，這使老總統對海軍的忠貞產生了信心，乘太康艦遍訪浙閩粵沿海各要港，最後決定退守台灣，徐圖恢復。在太康艦上的老總

統一度來到左營軍港，後又出海巡視，均與黎玉璽安危與共。不久，在海軍及民間流傳了一句話：「玉璽在，江山存」，這句話竟應了後來局勢事實的發展，台灣成了反共的復興基地。

共軍南下蔣赴上海

太康艦搭載老總統在風雨飄搖之際，巡視沿海情勢，其間經過，黎玉璽曾於事後，親自撰文記述（原載本誌二三七、二三八期）經過，概要如下：「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天氣晴和，蔣公神情愉快。由侍衛人員引入艦長室後，隨即出來至信號臺及前二十米糧砲位巡視，並垂詢艦上情況，即飭啟航前往上海。這真是出乎意料，也是出乎經國先生所意思想者。因為共軍已於四月二十一日於荻港與江陰間全面南渡長江，二十四日南京已經棄守，上海情勢已甚危急。蔣公此時再去上海，誠屬冒險。但是蔣公一生奉獻革命，從不計自身安危，總是在最危急的時候，到最危險的地方，力挽危局。五時啟碇，航向港外；四月二十六日晨到達吳淞口，原預定靠泊吳淞碼頭，但見吳淞江口外之長江江面及吳淞口江面，中外商船與軍艦雲集聚泊，

尤以外國船艦進出港者絡繹不絕，距離吳淞碼頭太近，大多船身甚高，如果太康艦靠泊吳淞碼頭，艦上一切盡在往來船艦俯視之下，恐有不妥，乃逕向上海方面航進。

經由英國巡洋艦「倫敦」號右側而過，見該艦彈痕累累，係因四月二十一日江陰要塞叛變後，英國政府派「紫水晶」號砲艦赴南京撤僑，經三江營樂成洲時被共匪砲擊沉沒，死六十七人，乃派驅逐艦「康士第」號馳救，又被砲擊重傷折返上海。乃再派此「倫敦」號巡洋艦率驅逐艦「黑天鵝」號馳援，「倫敦」號復中彈百餘發，死十三人，傷二十人，又被迫返滬而泊於吳淞口。由於吳淞口不能停泊，乃繼續向前航進，於八時許到達復興島附近下碇。

我晉謁蔣公報告：「艦已在復興島附近拋錨。」蔣公連說：「復興島、復興島，很好，很好。」原往吳淞碼頭迎候的顧祝同總長、湯恩伯總司令及海軍桂永清總司令等一行，已自吳淞碼頭趕來恭候。蔣公旋即離太康艦至復興島上。四月二十七日蔣公移駐上海勵志社。

五月六日下午，蔣公自上海市區移駐江靜輪。該輪係平日航行上海、寧波間之客運輪船，艙位寬敞舒適，雖係平底船，

不適海上航行，但在此五月季節，海上通常風平浪靜，極適蔣公駐蹕，以免在太康艦上擁擠不便。五月七日晨江靜輪自上海啟航，指向舟山群島。

太康艦在江靜輪左右前後護航，艦船間通信有無線電報電話，但祇保持備便，通常靜默不用；而由太康艦派軍官率通信士官至江靜輪，以信號旗或信號燈相互通信，保持連繫，以保江靜輪與太康艦航行間艦船位置之秘密。艦船間人員、物資之運輸，則由太康艦放下小汽艇擔任。

五月九日晨七時半，江靜輪航抵大樹島之北渡燈塔附近碇泊。太康軍艦放下小汽艇接護蔣公一行至南渡西岸之關帝亭登陸。步行里許，至沙城之後山瞭望形勢，再登東北城角視察大樹與穿山周圍形勢，旋入龍睡宮稍憩後，步行至穿山碼頭，即登艇返江靜輪啟航。五月九日下午一時，至金塘之瀝港錨泊。換乘太康艦汽艇至南碼頭，三時登岸，經街市到天后宮視察。隨至北碼頭乘艇回江靜輪。繞駛至冊子山島之岑港，晚寄泊於岑港。五月十日晨七時半，由岑港啟碇，經金塘島北端駛向岱山島，十一時前到達東沙角，該處有良好港灣以供漁船停息避風，為岱山之漁業中

心。十二時航經南浦到採星浦，此是岱山產鹽中心。再繼續轉向北航，到達大衢山島之漁業中心島——斗岙。在岱山島之東，大衢山島之南，為長塗島。長塗島形勢天成，易於防守，避風良好，為海軍新建之海軍基地。接著繞向東航行，經東福山島，於黃昏到達普陀。

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太康小汽艇自江靜輪接載蔣公一行登陸普陀。徒步至三聖堂盤桓良久。再乘車直趨慧濟寺，時至近午始到達。慧濟寺位於普陀山頂，標高二八八公尺。蔣公到達後，於寺前聳立高約兩丈之大石碑前佇立瞻望甚久。

十二日上午八時，由普陀啟碇，經沈家門、登步島，轉向西南航行至六橫島附近，然後折回，沿穿山半島頂端之崎頭山巡視，時停時行，詳細察看岸上情形及諸島形勢，然後駛向定海下碇。五月十四日上午十時，由定海啟碇，前往梅山島碇泊，轉乘太康小汽艇至梅山島對岸之獅子亭道頭方門登岸。沿堤岸東北行，經觀海亭、大度塘，到達霽衢所，此為海防軍事要地。蔣公入吉安門，登城垣高處瞭望形勢徘徊甚久。回船後往復巡遊梅山島附近海面，詳細觀察該島東面南面及西面。返航

面，詳細觀察該島東面南面及西面。返航

仍經霽衢所，繞行崎頭角，回定海錨泊。五月十六日蔣公重蒞金塘島巡視。下午在金塘島南岸大浦口道頭登岸，經安瀾亭、大象地至柳巷。於往復巡視後，與一和尚敘談良久，不勝唏噓。離寺後返船。

蔣公於五月十七日離江靜輪登岸轉乘飛機飛往馬公。自七日至十六日為時十天期間，蔣公專心考慮黨政問題，為黨國前途策劃再造藍圖。此外，巡視陸海各處，為海防區攻防的戰略戰術，詳勘實履，確定指導原則。

五月十八日，太康艦離定海，駛往馬公。五月十九日抵達，駐防馬公一週，蔣公三次召見嘉勉。五月二十六日，蔣公自馬公飛高雄，我即率艦當晚到達左營，旋奉桂永清總司令指示，立即轉往高雄靠泊，繼續履行原任務，仍歸俞濟時局長節制。六月六日，隨侍蔣公改乘永興艦，由高雄出港，北航沿海岸，詳細視察形勢，並垂詢沿海岸至左營軍港及到海軍總部交通道路情形，左營基地之淡水供應，油料庫、彈藥庫位置與其容量，並諭示調出檔案專送行館，詳加察閱。

六月十四日，蔣公乘車前往鵝鑾鼻，我即率艦至海口錨泊後登岸，乘車趕到鵝

鑾鼻，蔣公時已登上燈塔，見我到來，急召見，已有經國先生與洪蘭友陪侍在側。

蔣公垂詢燈塔與航海之關係，經詳細報告後，蔣公領首。下午三時半到達四重溪，夜宿於此。十五日，蔣公步行至西鄉紀念碑巡視，省視碑文甚久。蔣公於六月二十一日飛往台北，太康艦擔任座艦的任務完成，奉命歸建。但奉令擔任對共軍搜索警戒及港口封鎖的任務。

太康艦在海南挨砲

黎玉璽所率的太康艦，此後又於七月及十月兩次擔任蔣公巡視廈門及海南的任務座艦及護航艦。在巡視海南時，太康艦曾被中共的炮艇炮火擊中，損害不大，後經修復，照常服役，參加台海多次海戰，於一九七五年除役。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黎玉璽因戰功被擢升為海軍第二艦隊少將司令，率艦執行海上運補及長江口封鎖任務，並支援友軍作戰，以艦炮掩護島上陸軍反擊來犯共軍，著有功績。一九五一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台海情勢漸穩，左營海軍基地成立海軍子弟學校，命名為海青中學，黎玉璽因聲望卓著，應邀擔任

首任董事長。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黎玉璽調升海軍副總司令，一九五三年，海軍厲行軍制改革，將原來的海軍訓練司令部改組為海軍艦隊指揮部，黎玉璽由副總司令兼任首任艦隊指揮官，下轄第一、二、三、四艦隊及登陸艦隊，執行戰技訓練，戰備充實，提升戰力。一九五五年黎玉璽晉階中將，奉令兼任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年僅四十出頭。是年（一九五五）二月十八日親率太湖等護航驅逐艦（DE）四艘馳往台山列島以艦炮摧燬島上共軍軍事設施，並擊沉共軍艦艇十餘艘，大獲全勝，使南甯島四千守軍全部安全撤退，功績卓著。

六二特遣部隊為海峽作戰編組，轄攻擊、北巡、南巡、北運、南運五個支隊，支隊長由各艦隊司令輪流擔任，依任務編組，由各艦隊派遣艦隻組成戰鬥群及運補船團，巡弋台海及擔任外島軍品運補。黎玉璽常親自率領艦隊執行任務，船艦常貼近大陸沿海五、六哩處航行，岸上共軍活動由望遠鏡觀之，可一目了然。

金門運補冒險患難

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爆發，對岸共

軍濫射金門島群，落彈如雨，海軍奉令執行金門運補任務，船艦冒險搶灘登陸，遭到炮擊，船艦人員屢遭損失，而補給效果有限。身為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的黎玉璽首當其衝，親自前往金門料羅灣督導官兵搬運軍品補給。九月八日午後他由金防部去灘頭察看軍品自登陸艦下卸情形，先去新頭八號灘頭，見到美樂艦搶灘後已順利開始下卸。不料一三三〇時，中共岸砲突然彈落如雨，煙硝塵飛瀾漫，官兵血肉橫飛，料羅灣成為人間地獄，黎玉璽站立灘頭，無視敵人炮火，催促官兵搶運補給，不顧個人安危，此時，忽有一排砲彈又打過來，灘頭沙柱直飛上天，彈著距黎玉璽近在咫尺，約十至二十碼不等，黎玉璽的隨身參謀見狀奮不顧身將他撲倒在壕溝內，始告有驚無險。一四一三時八號灘頭的美樂艦正在下卸砲彈、油料等危險軍品時，不幸中彈燃燒爆炸，威力強大無比，震動全金門島，艦體自駕駛台爆炸斷裂兩截。

大批物資搶運上岸，使金門守軍獲得充足的補給。

雲猶如一原子彈。幸賴該艦艦長何忠華少校處置得宜及時宣佈棄船，僅死傷官兵十一員誠為幸事。由於黎玉璽的沉着鎮定，激勵了官兵，安定士氣，不顧犧牲，卒將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黎玉璽調升海軍總司令，同年七月一日晉階上將，年僅四十五歲，為海軍成軍以來，最年輕的總司令，任內整軍經武，自美爭取到陽字號驅逐艦多艘，增強了海軍戰力。在任六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調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同（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升任參謀總長，晉升海軍一級上將，任滿後，調任總統府參軍長，後來外交部借重他的外語長才，軍職外調，出任駐土耳其大使。土耳其與中共建交後，下旗歸國，仍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有已故名畫家梁鼎銘所繪「台山列島」海戰圖，為首的旗艦太湖號，率領三艘大字號護航驅逐艦（DDG），砲轟共軍船艦，該戰役發生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當時黎玉璽以六二特遣部隊中將指揮官身分，親率艦隊指揮作戰，戰果豐碩，其實共軍的船艦，也是海軍舊日的袍澤，這是骨肉相殘啊！

後來，中華體育協進會欽慕他的領導才幹，聘他為理事長，任內向軍方借地，擴建左營訓練基地，培植選手，又禮聘留美醫學博士外科醫生韓競雄為選手的隨護醫生，為我國運動發展紮下根基。

右轉上了第一層樓梯梯口的白牆上掛了十三位美國海軍將領的照片，訴說著那段「中美」協防台海的歷史。邁上了二樓的長廊，則是一張泛黃大玉照，是五十多年前蔣公與黎艦長在「太康」軍艦上的合照，照片裡的兩人英姿煥發。二樓臥室房門虛掩，已八十七歲高齡的一級上將黎玉璽，正倚靠在木床上，帶著半醒的眼神，用濃重的川東話含糊地囑咐他的隨從參謀說：「帶起兩個包包，我們回家去。」

「報告薪公，這裡就是您的家啊！」
「不是，」黎玉璽說：「我們要回的那個家是——左營。」

左營基地視同老家

卸除體協理事長後，黎玉璽悠遊林下，安渡晚年，由於長期軍旅生涯，身體康健。他住在台北市金山南路的官邸，一住五十餘年，在他家的大廳裡的牆壁上，懸

澤的故鄉。

一九九九年五月，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上台後，

中外雜誌
曾於次年五月八日，親自登門請益，並向他徵詢國防部長人選，他告訴陳水扁要兼顧軍種平衡。果然，不久，海軍出身的副部長伍世文上將，出任了國防部長，老將軍一言九鼎。

近兩年來，他的健康衰退，經常臥病，於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九日病逝台北，享年九十歲。夫人哈藝文女士，號君奇，秀外慧中，十分聰明，是一位多才的賢內助，她擅平劇，愛唱鬚生角色，能寫一手蒼勁有力的好字，早年黎玉璽在電雷海校講授水雷學課程，戰時物資艱困，學生沒有課本，由他準備的講義，交由君奇夫人為其謄清付印。夫人性格豪爽，待人親切，為態度嚴肅的夫君在人際間構成潤滑作用。他的哲嗣黎昌意，一表人才，風度翩翩，少年時深獲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喜愛，台大畢業後，留學美國，回國後曾出任駐香港代表。後來調任經濟部為該部的風雲人物，並高票當選國大代表。在擔任中小企業處長期間，以「Yes, we can」聞名，協助不少企業渡過難關，為台灣經濟發展立有汗馬功勞的人物。孫女黎明柔，為傳媒界知名人物，以擅長主持節目，為媒體人物所推重。

回顧黎玉璽上將，氣宇軒昂，學生效忠領袖蔣公，謀國忠誠，戰鬥奮勇，沉着果敢，在歷次戰役中表現無遺。為人公正無私態度嚴肅，操守廉潔，思維清晰，守正不阿，平日早睡早起生活極為規律，深得官兵愛戴。黎玉璽家有藏書近萬卷，公餘喜歡閱讀，尤其是歷史方面的書，他認為從歷史中可看出時代的興替。特別是「資治通鑑」。他從這部文素、義博、體大、思精的史書中，體驗出治軍之道，助益匪淺。

大陸時期海軍有馬尾、青島、黃埔、電雷四所海校，派系分明。黎玉璽官拜海軍總司令，更晉任參謀總長統率全軍，人事大權在握，但他為顧及海軍四大派系之平衡，刻意壓抑自己的電雷海校同學，始終未予拔擢以示公允，結果使電雷海校畢業生中除他自己一人外，不再另有第二人出任海軍總司令，為電雷海校同學所詬病，誠為一大憾事，孰是孰非，尚難公斷。來台後四大系統海校出身的前輩總司令分別為馬紀壯（青島海校）、梁序昭（馬尾海校）、黎玉璽（電雷海校）、劉廣凱（青島海校）、馮啟聰（黃埔海校）、宋長志（青島海校）以上均已作古。

聖文 文庫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饗客名士、仿石高手筆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蒼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鍾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片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二〇〇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六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